

歐陽予倩劇作選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



欧陽予倩剧作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

前言

我从事戲劇運動是以當演員開始的。当了六年業餘演員，十六年職業演員。不演戲了，就当導演，從來沒想到當作家。

剧本胡乱寫过一些：現在記得出名字的有戲曲剧本二十七个；話剧剧本二十一个——独幕剧十七个，多幕剧四个；此外还有翻譯和改譯的多幕剧五个，独幕剧一个，共五十四个。

这个选集裏都是話剧剧本，計独幕剧六个，多幕剧兩個。

我所寫的剧本都是为了当时要演匆匆忙忙赶成的。數量不算太少，質量卻是很差。如果世界上有寫了幾十个剧本还不能成为作家的，我就是个。

既够不上作家，卻为甚麼有选集？这不是矛盾嗎？我想是这样：我的剧本都是『五四』以後全國解放以前寫的，根据一般的标准談不上；單就我个人也可說：从事戲劇工作幾十年，也寫了一些东西，挑选其中勉强看得过的作为戲劇運動史的參考資料或也未为不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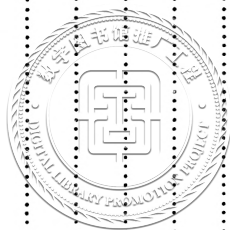
歐陽予倩

一九五五年十月



目次

前言·····	一
屏風後·····	一
車夫之家·····	二
買賣·····	三
同住的三人·····	七
不要忘了·····	一〇
越打越肥·····	一九
忠王李秀成·····	一五
桃花扇·····	二六
附記·····	四〇





屏風後
(独幕剧)

人物 康扶持（原名康正名）——道德維持會會長。

康無垢——其子。

趙、錢、孫、李、周——道德維持會職員。

憶情——女伶。

明玉——憶情之女。

吳某

僕人

時間 一九二八年。

地點 上海。

佈景 一家旅館的房間；中間有門，可通內室，下手一個屏風，外面一張圓桌，幾把椅子，上手一張沙發，旁邊是通外的門。

開幕時，康無垢、趙、錢、孫、李、周在打撲克牌。

趙 撲克牌真是好东西。

錢 外國人作的东西当然是好！

趙 你看，用力丟都沒一點响声。

李 我們在這裏打牌，人家還當我們是在這裏辦公事呢！

周 中國的紙牌何嘗不是一樣！

康無垢 那到底是時代之落伍者。

錢 物質文明当然赶不上外國。

李 精神文明当然讓中國獨步。

周 所以外國的牌，中國人打，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結晶！

大家笑。

康無垢 不是結晶，是結婚！

大家又笑。

康無垢 老趙，你看不看？

趙 拿這種精神就可以使外國的科學與中國的道德結起婚來。

康無垢 別瞎扯了，問你看不看？

趙 看牌有什麼意思，不如讓她來給我們多看幾眼。

周 胡鬧，耽誤功夫。

康無垢 真是！

趙 我的牌論理沒有看的資格，可是我要孝敬我們少會長幾塊錢。

康無垢 老趙就喜歡胡鬧。

趙 會長的少爺当然是少會長啦，我們应当表示敬意的。來，兩塊錢看一看。

康無垢 好，我兩對，King two pair 剛剛是1對 King 1對 Queen 1。

趙 恭喜恭喜，真好兆頭！

錢 皇帝跟皇后見面才真可以結婚呢。

趙 好好好，我來勸進，就請少會長榮登九五作皇帝，回頭明玉來了，就請她作皇后。

大家 是的，是的，我們來勸進！

康無垢 胡說八道，敗坏人家的名譽，真不道德！

趙 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慾存焉，夫婦，人之大倫也。有什麼不道德？

李 道德本从結婚起。

周 不道德也从結婚起。

錢 逢場作戲又待何妨，明玉可真好。

周 她的媽憶情也不錯。

趙 正所謂『有其母，必有其女』。

康無垢 不对，要說有其女必有其母。

趙 不錯，不錯，女字应当注重！

大家 不錯，不錯。

康無垢 因為她們好，才值得我們逢場作戲。

孫 逢場作戲本來無關於風化。

趙 那可不然，在內地就不行，到了上海租界上誰認識我們。

李 这叫到一時說一時。

康無垢 所以說孔子聖之時者也。

大家笑。

康無垢 明玉怎麼還不來？

周 她若是不來，似石沉大海。

趙 她若是肯來，便成双成对。

李 你們別太高兴了，恐怕會長一回來就沒命了。

趙 決不會回來的，他到南京去拜見大人去了，他說三天才回來，今天還沒到兩天呢。

康無垢 我們老人家，他真是說幾時回，就一定幾時回的，他預定的計劃，從來不變的。

李 會長不在，我們就這樣胡鬧，總怕有點說不過去吧。我們都是道德維持會的會員，萬一人家知道了，登我們一段小報，那可糟了。

孫 目下的小報可真該死，專門打听人家的陰私。

康無垢 只要你們不亂說，誰會知道，這不过是偶然的事。

周 我們這也是調查社會情形。

康無垢 对呀，社會情形不熟，怎能够維持風化呢？

趙 对呀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

大家笑。憶情和明玉進來，大家放下牌。

趙 阿彌陀佛，你們可來了！

明玉脫下披風，掛在屏風上。

憶情 明玉要到外碼頭去，剛在那兒談着。

康無垢 到哪兒去？

憶情 大約是到漢口，本來想到山東去，山東的包銀還多些，聽說那邊有个什麼會長，老愛跟女戲子作對，我想免得去找麻煩。

康無垢 山東哪裏？

憶情 濟南。

大家相視，會意而笑。

趙 濟南那個地方沒漢口好，你还是到漢口去。……

康無垢 濟南比漢口好！

趙 是的，是的，濟南比漢口好，你到濟南去也很有个意思。

憶情 你們不是從山東來的嗎？知道濟南有个反对髦兒班的會長沒有？

趙 有……可是……

康無垢 沒有。

憶情 沒有？听說是什麼維持會……

趙 啊，……那一定是謠言……

憶情 只怕你們不知道，那邊的領班說的，他還想用錢疏通那會長呢。

周 別管他，我們還是打牌玩兒吧。

憶情 我想喝點兒酒。

趙 我方才開了一瓶白蘭地，你喝吧。（取酒斟與憶情，又斟與明玉。）

憶情 謝謝。

趙 明玉姑娘，你也來一杯，預祝你跟个好姑爺！

明玉 呸。

憶情 她不會喝酒，我也從來不讓她喝。

趙 你自己就喝得，却不讓女兒喝，真是祇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了。

憶情 我不同，我怎麼忍心教她和我一樣！

康無垢 憶情，你來替我。

憶情 好，輸了可別怪我。

趙 康少爺是不在乎的。我是老上海，他們都是客幫，我介紹你認識這幾位先生，就是要叫你替他
們輸幾千塊錢給我，我是講道德的人，決不說假話。

周 老趙，少說廢話，還是趕快輸點錢過來。

無垢拉明玉進套間，坐在沙發上，大家假咳嗽。